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四十三回 章秋谷痛罵無恥奴 王佩蘭暗吃山西醋

且說貢春樹同辛修甫走到一品香門口，見停著一輛包車，卻不曉得是何人吵鬧，便急急的走出門外看時，只見一個年少車夫，□分精壯，頭上戴著一頂極細的外國窄邊草帽，身上穿一件玄色拷綢號衣，四圍用湖色金閩紗滾著靈芝如意，品藍生絲褲子，玄色夾紗快靴，靴上也用綠皮鑲成如意頭的樣子，那樣兒甚是時髦。春樹暗想：不知是那裡的車夫，打扮得這般邪氣。又見那車夫揸拳擡背的，揪著一個衣裳破碎的老頭兒，白鬚白髮，已有七□多歲光景。只聽得那車夫口中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瞎眼的烏龜！好好的自家走路，怎麼撞到別人身上？幾乎把我撞了一交，還把我的衣裳扯破。你好好的賠了我的衣裳便罷，若說一聲不肯，我就請出我們的老爺來，一張名片，把你送到巡捕房鎖押起來，看你走路還撞人不撞？」那老頭兒聽了這一派利害的話兒，早把他嚇得渾身亂抖，面容失色，沒口子的求告那個車夫道：「我一時自不留心，把你撞了一撞，可憐我是個窮人，那裡賠得起你的衣服？只求你行個方便，放我去罷。」那車夫那裡肯聽，圓睜兩眼，大聲說道：「你這個老死囚，誰叫你走路這般亂撞，你賠不起難道就就算了麼？」那老頭兒聽了更加著急，再三哀告，車夫只是不依，拉住不放，卻看著他自己身上穿的一身衣服，揚揚得意的樣兒，搖頭晃腦的向旁邊看的人說道：「我這一身號衣穿了還不多幾次，偏偏今天遇著這老烏龜，走路就如逃命一般，沒命的撞過來，把我簇新的衣裳拉了一道口子，你想可惱不可惱？」說著，便提起那拉破的地方給眾人瞧看。

春樹看時，原來是那衣裳又口裡頭，少微脫了些兒線縫，並不是要緊地方，明是這車夫倚著主人的勢，狐假虎威，在那裡欺壓良善。春樹見車夫滿面得意的樣兒，挺胸凸肚指手划腳的揪著那老頭兒的衣領，定要賠了衣裳才罷，氣勢洶洶，像要打他的樣子。這老頭兒本來是個老實鄉愚，又不會說話，被那車夫訛住，急得他無可如何，看他那個樣子，像要哭出來的光景，不住口的認錯，說：「我是個苦人，那裡賠償得起，只算放了一個生罷。」旁觀的人聽了，都甚可憐那老頭兒，爭著上前勸解。那車夫那裡肯聽，不覺心中焦躁起來，順手把那老頭兒著力一拖，聽得「哈」的一聲，早把那老頭子領口撕破，直豁到背脊上來。老頭子沒有防備，站立不穩，撲地跌了一交，扒起來不敢開口，還在那裡央求。

春樹見此光景，心中□分忿恨，打算要替那老頭兒抱個不平，便搶步上前，分開眾人，向那車夫說道：「你的衣服雖然破了些兒，卻是脫了線縫，算不得什麼損傷！你一定要他賠你的衣服，你看這老頭兒的樣兒可是賠得起衣服的人麼？況且他不過撞你一下，你就要他賠還衣服，你把他的衣裳撕破，難道是不要賠的麼？據我看來，還是兩邊扯直，放他去罷，你就是和他鬧到明天，他也賠不出你的衣服，何必要這般的倚勢橫行？」

貢春樹說這一番話兒，自以為是極和平的了，那車夫料無不聽之理。不料那車夫聽了把臉一沉，睜著一雙賊眼冷笑一聲道：「先生，你走你的路兒，不要來多管我們的閒事！你不曉得我家老爺的利害，一身新做的號衣給我穿了出來，如今破了一塊，給他看見他肯答應麼？這個老烏龜如若定不肯賠，管教他到巡捕房裡坐上幾天，吃些眼前的苦楚，他才曉得利害呢！」幾句話，把一個貢春樹氣得發昏。

辛修甫在後邊聽得也是心中不忍，走上來向車夫說道：「這老頭兒雖然窮苦，卻總是我們四萬萬國民內的同胞，你不能照應他些，已經不能盡同類的義務了，為什麼倒反施著野蠻的手段，用壓力去禁制他，你難道沒有一些兒國民思想的麼？」

那車夫聽了，那裡懂得他講的是什麼東西，滿口囉哩咕嚕的說不清楚，只認辛修甫說的是外國話，倒也不敢得罪他，只向修甫搖了搖頭，似乎是不懂得他話說的意思。

修甫自家也覺好笑，便向他講了一句平話道：「你放那老頭兒去罷，他窮到這個樣兒，你難道沒有一些惻隱之心麼？」那車夫聽得明白，方知他剛才的說並不是外國話兒，又翻起那一張勢利面孔惡狠狠的瞪了修甫一眼，竟不理會於他，卻只顧朝著老頭兒暴跳如雷的道：「怎麼樣，你延捱一會子就不要你賠不成？我沒有多大的工夫在這裡等你，我可要喊巡捕去了。」氣得個辛修甫走了開去，不忍看他，向著貢春樹歎口氣道：「你看他穿著一身奴隸的衣服，不曉得一些慚愧，反覺得一面孔的得意非常，靠著他主人的勢力，糟蹋自己的同胞。就和現在的一班朝廷大老一般，見了外國人側目而視，側耳而聽，你就叫他出妻獻子，他還覺得榮幸非常，仗著外國人的勢頭，拼命的欺凌同種，你道可氣不可氣？怪不得外國人把我們中國的人種比作南非洲的黑人，這真是天地生成的奴隸性質，無可挽回。你想我們中國，上自中堂督撫，下至皂隸車夫，都是這般性質，那裡還講得到什麼變法自強？只好同三兩歲的孩子一般，說幾句夢話罷了。」

春樹道：「這個車夫實在的可惡，怪不得激出你平日的牢騷。但不知這個時候秋谷恰恰走到那裡去了，若得他來解勸，這車夫若是不知風色，不免就要吃虧。偏偏我們兩人都是個笨筆書生，沒有一些氣力，到了這些地方，可見平日懂些拳棒也有用處。剛才只要我有些氣力，我便不管他什麼捕房的規矩、租界的章程，且先將這車夫痛打一頓，出出這一口不平的惡氣，只當做陳琳的一篇草檄，瀾衡的三搥漁陽。」

貢春樹正還要說將下去，不料章秋谷早已隨後下來，見門口有人吵鬧，不知何事，便也擠出來。看時，見貢春樹正在和那車夫說話，秋谷暗笑春樹這樣斯斯文文的話兒，這班山精野獸一般的人，那裡肯聽他的說話？果然那車夫非但不聽，反把貢春樹搶白了兩句。又見辛修甫搶上前去，和車夫背了一大套的新名詞，秋谷更加好笑，跟在二人的後面，聽他們再說什麼。那車夫鬧事，他們兩人勸解的情形，一一被他看得明白，聽得分明，此刻再忍不住，在他們二人背後直跳出來，大笑道：「你用這些說話去勸這種絕無意識的畜生，真真是對牛彈琴，枉費了多少功夫，他卻一毫不懂。你想一個拉包車的蠢物，他有這樣高的人格麼？」修甫聽了，也不覺自家好笑起來。秋谷又道：「要打發他們這些禽獸一點不難，自然另有一番說法，不信你看我來。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那車夫扭著老頭兒的衣服，高聲叫起巡捕來。那老頭兒急得戰抖抖的涕淚俱下。幸而叫了一聲，巡捕尚未聽見，秋谷急忙走上前去，兩手一攔，說一聲：「且慢！」就這一攔裡，早把那車夫的手鬆開，兩人一齊倒退了幾步。車夫見秋谷的手勢來的利害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又見秋谷人才軒爽，衣服鮮華，鳳眼含瞋，雙眉微豎，帶著一團怒氣，未曾開口，先覺得有些怕他。秋谷攔開了他們兩個，向那車夫喝道：「你的主人是何等樣人？現做什麼生意？與我叫他出來！」

你不過是他的一個車夫，連個奴才也不如的腳色，居然就敢在馬路之上這樣的欺人。

你可知租界的章程，相打相罵都是犯規。你在馬路上邊和他揪扭，你自己先犯了捕房的規矩，還要呼嚇別人，滿口混說。我勸你趕緊放他去了，還是你的便宜，否則我叫巡捕到來，把你們兩人一同送到捕房，有話明天再說。只怕問明白了，你還要賠他的衣服呢！你當巡捕房內的捕頭，就是你主人做的麼？好個不要臉的奴才，還不與我快滾！」那車夫聽章秋谷的話頭利害，想一想果是不差，摸不著秋谷是何等人物，想著要叫他的主人出來說話，一定是個大大的來頭，那敢得罪？被秋谷罵得諾諾連聲，低頭倒退。那老頭兒正是著急，無意之中倒遇著了章秋谷這個救星，千恩萬謝的走了。

秋谷回過頭來，向著修甫和春樹二人笑道：「何如？」修甫道：「這卻實在虧你，裝得真像。」春樹忽詫問道：「小寶他們那裡去了？」秋谷道：「還等得你來查問，你們勸架的時候，他們早已回去的了。我們也快些走罷！」說著，便邀二人同到王佩蘭家去打個茶圍。二人應允，便從四馬路穿過石路，逕進兆貴里來。春樹問他陳文仙處可去，秋谷搖頭。

三人聯步行來，尋著了王佩蘭的牌子，走進客堂，問王佩蘭房間。相幫說在樓上。秋谷當先走上樓去，早有王佩蘭的大姐走出來招呼進去。佩蘭剛剛出局回來，含笑叫了一聲：「章大少！」秋谷笑道：「我排行第二，堂子裡頭都趕著我叫老二，你以後也不必叫什麼大少爺、二少爺，竟直直捷捷的叫我一聲老二就完了。」佩蘭把眼一瞟，笑道：「阿唷！格末倪叫差哉，二少勿要動氣。」秋谷拍手道：「剛剛一句說話，叫你不要叫我什麼大少爺、二少爺，你又叫我二少。」佩蘭帶笑說道：「別人家勿叫二少爺，叫

耐老二，格是有道理格嘍，像倪該搭二少難得賞賞倪格光，生來總要客氣點，倪阿好去跟仔別人叫耐啥格老二？倪也無撥格號交情嘍。」說罷，又向秋谷飛了一眼，道：「二少爺阿對？」修甫、春樹見了，不約而同齊齊的叫一聲「好」。秋谷笑道：「我同別人家有什麼交情？你倒要說說我聽。」佩蘭又笑道：「阿唷！格是倪勿曉得格嘍。耐二少爺搭俚篤格交情，倪陸裡會曉得？不過倪想起來，拿仔客人格排行當仔稱呼，實梗格窩心，還說無撥交情，說撥隨便啥人聽聽看，阿肯相信？」秋谷走上一步，低聲說道：「如今說來，定要有了交情，方好把排行當作稱呼的了。」佩蘭道：「格是自然嘍，無撥交情也辦勿到嘍。」秋谷道：「自此以後，你就叫我老二何如？」王佩蘭把嘴一披，道：「倪阿有格好福氣？撥陳文仙曉得仔，是反得來好白相煞哉。」秋谷道：「陳文仙倒向來不是這樣的人，你不要混冤枉他。」王佩蘭道：「阿唷！倒會幫篤嘍，阿是說仔耐格相好，耐來浪幫俚哉。」說得大家笑了。

秋谷暗想：王佩蘭面貌雖然不錯，說起話來著實有點醋意，只怕性情不好，比不上陳文仙的闊大和平。這種人做了他，恐怕沒有什麼趣味，便覺得上心冷了好些。

又轉一個念頭想道：雖然如此，但是做個把信人，不過是逢場作戲的勾當，合著脾氣的多走兩次，性情不好的少去兩趟，又不是要娶他回去，何必揀得這樣頂真？這般一想，便決計想要做他，要想把陳文仙和王佩蘭做個一箭雙雕，方才滿意。

閒話休提。只說秋谷等三人隨意坐下，見房間甚是寬闊，陳設極精，房內一個娘姨、一個大姐也甚是伶俐，應酬得頗為週到。秋谷坐了一會，因修甫有事要走，便也走了。自此秋谷在王佩蘭院中連吃了幾杯酒，接連碰了兩場和，倒著實的報效了幾天。秋谷和佩蘭兩人，差不多都有些意思。

有一天，秋谷獨自一人到佩蘭家來打茶圍，佩蘭恰好在家，親手替他脫了長衫掛在衣架上，請他坐下。自己坐在旁邊，用一把雕翎扇輕輕的與他搧風，笑道：「今朝一干子來，清清爽爽倒無啥。」又低聲說道：「耐要來末一干子來好哉，啥事體同仔幾花朋友鬧得一塌糊塗，倪要說兩聲閒話才無撥空，格末叫討氣。」秋谷聽了甚喜，問他有什麼說話？佩蘭笑道：「倪想仔閒話，要問耐末耐倒勿來；故歇耐來仔，倪格閒話倒又忘記脫格哉。」秋谷一笑，明知他是一句隨口應酬的話，也不追問。佩蘭忽問秋谷道：「格兩日耐陳文仙搭阿去？」秋谷道：「不去。」佩蘭把指頭在秋谷額上推了一下，道：「耐末再要瞞倪，唔篤老相好阿有勿去格道理？」

耐格鬼話也說得勿像嘍。」秋谷也笑了，兩人談了一回，無意之中談到如今堂子裡的信人，做起客人來也有許多難處。王佩蘭道：「故歇格客人劃一來得討氣，做起信人來，東邊做這一個，西邊再做一個，嚙撥一定格地方，做到仔後來，做來做去，總歸嚙撥要好格信人。耐想客人脾氣勿好，東做做，西做做，信人阿會搭俚要好？」

正是：

消受鶯花之妒，梅子含酸；欲爭邢尹之妍，蛾眉暗畫。

欲知後來何事，請看下回，便知分解。